

域外漢文小說大系
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

越南漢文小說集成

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



NLIC 2970678899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域外漢文小說大系
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



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



NLIC 2970678899

越南漢文小說集成

拾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卷 一 第

啓定二年
西曆一千九百十七年

南風

NGUYEN-TIEN-LANG

主筆

漢文阮伯卓
越文范瓊

印刷所河內東京印館

《南風雜誌》第001期封面書影

人立創

馬 迪
范 瓊
阮 伯 卓
翁 牛

報 館 主 人

范 瓊

編輯部設在河內行菱街門牌第八十號

印刷部設在河內行菱街門牌第八十二號東京印刷館 黎文耀

御 賜 詩

纓鼓南風雨半週。 絃聲洋溢一方球。
帶將霜露培新美。 吹散雲霾破舊愁。
扶鼎以絲名在漢。 獲麟著筆義猶周。
青山綠水風徐逗。 不儘頌夫與薄夫。
啓定三年三月二十四日

內閣恭錄
行在機密傳錄

報 期

月出一册
每册一百
二十八張

報 價

全年六元
半年三元
每册五毛

廣 告 價 目

每行(一週)廿元
半行(一週)十五元
第一張廣告特別告白
專管本國人及大法人
之廣告以資勞工及
士貨其價目另詳單

注 意

凡來稿及寄信屬編
輯事務者專由本館
發行進先生認
實例及送稿者宜由原
京印館蔡文樹先生親

版權所有
不許轉載

第 百 九 二 册 目 次

古詩摘錄
鳴鵲詩集(續)



短篇小說

新年杯酒

阮伯卓撰

是夕何夕。全城不禁。爆竹徹夜喧。街上少行人。惟三五兒童。手竹筒。斥斥促促。遍往人家門戶賀歲。河城某街之第一千零五號公館。有一位男子。隱几靜坐。垂頭不語。露出一種悲悶之光景。少頃。一婦人從裏面走出。撫肩而語之曰。郎君乎。何處歸來。無乃太晚。我家除夕節。妾已絜例辦了。有酒在。妾等君久矣。曷不一飲。過此舊年乎。男子掉首一顧。嘆了一口氣。道。余愛鏡湖君。余今無面目見子矣。丈夫不能理家。為妻兒累。彼天不情。何使余愛入我門也。君乎。過年酒乎。抑我兩人之及。但日常只思執婦道。毫無芥蒂。君莫因此類。喪思變計。傷我等的愛情。損自己的身體。其夫曰。薄倖哉我一人。把汝未嫁辰。辛辛苦苦積下之款。由我一手投之流水去。雖然。到此地步。猶未了結。債臺山積。不日終被拘束刑之宣告。斯辰余尚得為人哉。余尚得與我愛結春日團聚之光景哉。我愛以今多適余。余意以為待到新年辰候。爾我二人。著春服。攜手遊花園。聽百鳥嘍嘍。閑賞春間花樹。



《新年杯酒》，《南風雜誌》1918年新春特刊書影

製餅食。長廊邊兩屋離開之隙地。有假山一。在一小湖內。湖係以磚砌成者。湖之周圍。則偏置菊盆。鑲湖常採菊花。浸入茶葉。以爲解渴之用。算來德紹君自到村居後。受鏡湖吸引力所耐久。不同在河內一般。終日夫婦合力勞作。有時德紹君有不豫的顏色。則鏡湖更撥琴一彈。口誦德紹君所就之歌曲。世上多情男子。當此境遇。那有不歡樂麼。是日之夜。風雨未止。德紹君與鏡湖燈前對語。想起從前事情。自然感激鏡湖。至於無地。鏡湖乃炙却山羊肉。爲德紹君侑酒。德紹君纔起杯。不覺淚下。乃停杯語其婦曰。我愛乎。微我愛則余今日墮落於賭場中。不知到何等地步矣。然初移家時。你我兩人吃苦也不少。余憶及那一天。余入林打獵。遇雨。寒風沁骨。歸時周身已戰慄。幾不能耐久矣。鏡湖聽了。却忽然有所感觸。遂帶笑云。談及舊事。余尙記有一事。我們方在河內之時。君不是有一情婦耶。這女前遇西人。後因彼主人西歸。故與君結不解之緣也。女名爲李姑。有一日郵夫以李姑給爾的信。誤給我。我開信一看。見信中說無數的情話。我纔知君不僅是賭博。且又於花月洞中。別尋樂趣。所以確信河內。非君可久住之地。此信我不給君看。至今搬到此地。不料前幾月。彼女囑人親送一信到我小屋。是日則正爲君打獵。遇雨之日也。余一人在家開看。見信中責君薄倖。使他不能久待。現已跟他人向西貢去。無論何日。決然謝別。不願與子相見也。此兩信。我現尙藏之匣裏。語竟。紅了雙臉。却似窺人的秘密。被人斥責。帶羞愧一般。便把纖纖玉手。按住桃腮。低首不敢仰。德紹君對他笑了一笑。不復詰問。斯辰兩人情愛無限的發達。圓滿。德紹君趕到當前。德紹君亦親若無親。德紹君注視鏡湖一會。乃起身附著耳邊。喃喃小語幾句。德紹君紅雲於頰。起聲答曰。君無掛念。穩婆也有矣。乳婦也有矣。待君言。則已晚矣。惟余是告君。雖



目錄

紅印子傳	一一
新年杯酒	四一
籐杖	五一
家情話	六一
宦海波濤	七一
夢中夢	八三
殉情別錄	九五
新婚一夕話	一〇一
昭二娘傳	一〇七
三懶漢	一一三

新傳奇錄	一一七
羽蟲角勝記	一三四
雲囊小史	一三九
桑滄淚史	三三一

《南風雜誌》漢文小說集總提要

陳慶浩 撰

《南風雜誌》是近代越南最早出現、出版時間最長、影響最大的一份越、漢、法文綜合月刊，1917年7月創刊於河內，至1934年12月結束，共出版了210期，加上1918年的春節專號，計211冊，每冊約110—120頁。該刊是依照當時法國的印度支那總督（東洋全權）沙露（Albert-Pierre Sarraut，1872—1962）的主張創辦的，由當時殖民地政府（全權府）負責政治事務（法政廳）的官員馬迪（Louis Marty）直接管理，法國博古學院（即遠東學院）譯員範瓊為出版人。這本雜誌旨在傳達並宣傳殖民政府的法令，特別是文化教育方面，同時也傳播法國文化。當時越南懂法文者甚少，老一輩知識分子只懂漢喃文，仍不能掌握羅馬拼音化的越文。新一代知識分子，雖能掌握羅馬拼音化越文（稱國語），但因是一種新文字，仍不成熟，出版品亦無多。法國殖民者了解到越南和中國的歷史關係，為了徹底切斷此種關係，制定了以國語代替漢喃文，逐漸過度到全面使用法文的政策。故《南風》開始時分越文和漢文兩部分，平分秋色，範瓊為越文主筆，阮伯卓為漢文主筆。此雜誌又得阮氏朝廷之支持，阮伯卓、範瓊

皆授翰林院銜。雜誌亦經常報導皇帝及阮廷消息。1919年5月，阮伯卓被任命為光祿寺卿，7月辭去漢文主筆職，由範瓊兼任。1932年10月，範瓊被任命為「尚書充御前文房董理」一職，並於11月至順化，雖仍為出版人並兼越漢文主筆，但編務則由阮有進承擔，此時雜誌已逐漸失去活力，完成他的歷史使命，終於於兩年後結束。

《南風雜誌》漢文部分的發刊詞，謂「其內容分為：社說、文學、科學、哲學、文苑、雜俎、時談、小說等名目」。前五年各期，大概如此，還用很多篇幅報導殖民地政府和阮朝的活動及其政策。社說（社論）較能反映官方的立場。文學、科學、哲學則以編譯介紹法國的資料為主，亦兼及中、日等國。文苑則發表當代文人創作的漢詩和遊記等。時談即為時事評介，除越南法國外，猶著重東亞，特別是中國。小說有創作，亦有從法、越文翻譯的作品。此外還有越南古代作家、作品的介紹或轉載，越南民俗的介紹和研究等。越文部分大概亦如此。

隨着殖民地文化政策的推展，漢文日漸息微，失去了傳統的地位。新一代接受的是越文和法文教，已漸漸不懂漢文。又隨着越文的普及和日趨成熟，老一輩知識分子，即便不能書寫越文，亦能閱讀，通過漢文來傳達和宣傳殖民地政策，已愈來愈不重要了，《南風雜誌》的漢文版面逐漸減縮，與此同時，越文版日漸加強，又慢慢添了法文版。《南風雜誌》正反映了越南從使用漢文到以越文取代漢文的歷史，這個雜誌最大的功績在擴大越文的使用，使他不但可紀錄日常的事務，也能翻譯古籍及傳達新的思想和觀念，他刊載了不少翻譯的作品和創作，使越文更加成熟，不但可以取代漢文，且也不必依靠法文來獨立使用，成爲越南自己的文字。到後期，漢文每期只得一二十頁，除了偶爾報導阮朝事務外，多

是轉刊舊文，已少有新的創作了。最後二十期雜誌，大部分已沒有漢文版了。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正是越南由傳統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時期，《南風雜誌》是一份啟蒙的雜誌，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很大的影響。

《南風雜誌》出版人兼越漢文主編範瓊（1892—1945）字尚之，號華堂，生於河內。1908年通譯學校畢業後，在河內遠東博古院（即遠東學院）任翻譯，曾為馬迪譯員。1917年受命辦此雜誌，至1932年二月到順化任阮朝尚書，但仍兼此雜誌越漢文主筆。1940年法國戰敗，貝當政府投降德國，日本趁機派兵控制印度支那，仍保留屬於法國維希政權的殖民地政府。1944年盟軍登陸法國，維希政府垮臺。1945年3月日本亦越南發動政變，推翻法國印度支那政權，逼令阮朝保大皇帝宣佈獨立，加入日本領導的東亞共榮圈。範瓊時為禮部尚書，負責起草「獨立宣言」。依日本人意旨，保大宣佈親政，範瓊被迫棄職。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越盟發動革命奪權，範瓊因保皇親法被綁架殺害。範瓊是越南近代重要的文學家、民俗學家和翻譯家，精通越、法、漢文，用越文翻譯和創作大量的作品，他對越南的普及和成熟，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是現代越南文化重要的啟蒙者。他的作品到現在仍在越南出版流通。

《南風雜誌》的漢文主筆阮伯卓（1881—1945）字焦斗，廣南人，越南近代文學家、漢學者和翻譯家。早年在家鄉學習，中舉，1908年離開廣南在越南各地遊學，次年四月經暹羅去香港，就讀於英文學校羅馬學堂半年，年底離香港經上海到日本一個月，再到上海，得友人之介入桂林軍校。畢業後至北京報館任職。後又遊歷各地，1914年在廣州住六個月後歸國（見其自傳《汗漫遊記》，連載《南風雜誌》22—35

期)。1917年和範瓊同創辦《南風雜誌》，任漢文主編，發表社論、時評、翻譯、創作和研究作品。1919年5月，被任命為光祿寺卿，7月辭去漢文主筆職，但仍繼續為《南風雜誌》寫稿。他在阮氏朝廷主要負責文化教育方面工作，曾與人合編《人物姓氏考》、《古學院書籍守冊》等。1925年十一月潘佩珠獲釋放後，初期即被軟禁於阮伯卓家。1945年的八月革命期間，阮伯卓因保皇親法，被越盟綁架殺害。阮伯卓通漢文、越文、英文和法文，翻譯和創作的作品甚多，是越南近代一個重要的啟蒙人物。他和潘佩珠創作和翻譯的漢文小說，是越南漢文小說的殿軍，和傳統的漢文小說有較大的不同，語言白話化，有分段、斷句，間有新式標點如問號、省略號之類，創作方式亦受西洋小說的影響。

《南風雜誌》漢文版早期，幾乎每冊都有漢文小說，其中有創作，亦有翻譯（以法文為主），又有選過去越南漢文小說刊載的。隨着漢文的日漸式微，第20期後，已再沒創作或翻譯的漢文小說了。本書收集《南風雜誌》中的漢文小說，有單行本者則另作說明，其單篇未結集成書者集中於此依出版先後，逐一說明。

《紅印子傳》

連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1、3、4—7各期，譯者阮伯卓。原著為法文，篇名及作者待考。

小說述：余為軍官，隨路易十八逃亡，1815年3月，於途中遇一位五十多歲陸軍中佐拉一驟車，車中有一女子，乃結伴同行。中佐告余彼愛航海，少年即為水手，升至船長。後入海軍為馬拉號戰船船長。1797年12月奉命載黑人兵士60名及19歲犯人帶同17歲妻羅雷德往該安。行前監國府交一密令

謂至赤道線方可拆開執行。船中船長與青年夫婦同桌用飯，一同生活，情同一家。特別是羅雷德，呼船長爲爺爺，更得其喜愛。然待執行之密令仍使他們生活在恐怖中。蓋青年因寫過三個劇本批評監國府被判死刑，後獲改爲流放也。至指定地點，船長開封，密令命其就地處決該青年。青年聞訊，將妻羅雷德托船長照料就死。羅雷德見到處決其夫之槍彈射出後即痴呆，唯不時呼人爲拔出腦中之彈丸。船長受此事刺激甚自責，因改入步兵隊。又送羅雷德回其家。羅母已逝，家中見是癡婦，不願接受，中佐乃決定終身保護羅雷德。車中住者即此女。三人同行至翌晨抵倍士尼省，遂分手。至1825年一日，余於茶店中遇一老少佐，詢及中佐事。謂中佐於瓦德爾盧之戰中中彈死，留下之痴女被送到阿綿病院，三日後亦發狂疾而死。

小說一開始，敘述者即就軍人服從的問題提出質疑，而用此故事指出不應該無條件服從的。

此文後經修改，以《俠水軍》之名，連載於《兵事雜誌》之第121期（1924年5月）、第123期（1924年7月）至第126期（1924年10月）、第128期（1924年12月）至第129期（1925年1月）標名「法人著、憲漢譯」，今收入本叢書之《潘佩珠漢文小說集》中，可比較。

《新年杯酒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1918春節特號，標「短篇小說」，阮伯卓撰。

情節略謂：河城青年德紹君於除夕午夜歸家，爲因賭破家，且連新婚妻子嫁妝亦揮霍殆盡，又欠下巨額賭帳無法償還，有坐牢之危而愁苦。其妻鏡湖勸其不必過憂，彼仍有能力償還賭債，並謂已安排

至鄉間過耕讀生活，仍斟美酒一杯賀年。德紹一飲而盡，決定照妻計畫到鄉間居住。在鄉間居住兩年，生活幸福，鏡湖亦有孕矣。

《藤杖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8—9期。標「軍人小說」，署「法國圍兒原著，阮伯卓譯」。

此為殘本，第二章開頭部分以下部分未刊。

情節略謂：作者於1830年7月27日凌晨，於巴黎街頭遇見老友炮兵大尉雷怒，大尉右足受傷，行動時藤杖未曾釋手。是時巴黎局勢緊張，處於暴風雨來前之寧靜，大尉為彼述生平。1796年大尉時12歲，隨父老將軍乘汝農號船，偕法國艦隊經地中海征埃及。

文章至此停止，後亦未有續譯，甚可怪也，其原因有待找小說原文作研究，未知是否於當日殖民地之政策有不相容處？

《家情話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13期，標明「小說」。南定阮伯學先生越文原著，章民譯。

阮伯學（1857—1921）河東省仁睦社人，為越南近代教育家、文學家。幼學漢文，屢考不中，乃業商。後苦學越文，考選山西省漢文教職。又自學法文，長期任南定法文教席至退休。以漢文、越文創作、翻譯。傳記可參其門生子婿阮伯卓所作：〈阮伯學先生之略史及其遺言〉（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51期，頁

69—79)。阮伯學應《南風雜誌》越文主筆範瓊之邀，為在雜誌中發表了多篇越文小說，本篇發表於《南風雜誌》第10期，又被譯為漢文者。譯者章民，乃《南風雜誌》漢文部分之「助筆舉人」潘瓌字，用以為筆名。潘瓌生平待考。

小說述作者於冬月清晨遇賣花老婦邀至家，談及其二子。大子學漢文無出路而執迷不悟，不願改行，只能到遠地為家庭教師。二字學越法文得入公家任職而喪德，沉迷嫖賭，盜竊家財，終至拋妻棄子離家。借以發社會變動時期之感慨。

《宦海波濤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5期，標明「小說」，章民著。

小說述作者於乂安省城摩托車（公共汽車）站旁之旅館識一偉丈夫，翌日同乘車上京，途中請其講述生平。此人中舉人後兩赴南宮不第，33歲補某部行走，後陞主事。四年後補某縣知縣，因良民教民爭田案判田歸良被迫去職，謫為貧縣知縣。得公使官之信任而為同僚所忌，適丁父憂去職。生平嗜賭，鄉居益甚，家計大落，服闋數月，至京俟補。初為部司務，後陞主事，出為知縣，又陞知府。歲饑，因轄下劫案未破被撤究降職，遣家人回鄉。因嗜賭如故，欠債甚多。後又上京謀職，得家信，知妻死家窮。後得訓導職，又代署知縣，因地方械鬥處置不善被革職，四處流落，此次上京教某公公子漢文也。車抵京，遂別。

《夢中夢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18—21期，標「社會小說」，章民著。

情節略謂：一暴發富翁，聽信星卜者謂其季子日後必成進士，為顯官，希翼既富且貴，刻意培養。八歲請人家教，長大又為覓名師，又入省督學場肄業，並為彼覓宦家女為妻。屢試不中，又入法越場肄業。而此子資質平常，無心向學。翁家與婦家失和，季子宦女亦反目離異。翁老病，賣田土擬為季子捐官，事未成病死。季子仍為「閒人」。

《殉情別錄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21期，署「蓉之譯（由某報錄登）」。此為譯文，原文及譯者待考，唯稱前線（第一線）為第一營。可知為法文譯文也。

情節略謂：考林仇司福與華爾脫為好友，皆愛瑪林。瑪林後嫁華爾脫，三人仍為好友。仇因生瘤不能入伍，華應參軍。時瑪林已孕有病，仇遂冒險割瘤，代華至前線任兵役。華得留家照顧瑪林。後瑪林生一子，命名仇司福伊密脫。

《新婚一夕話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28期，署「阮伯學先生越文原著，章民譯」。越文原作刊於《南風雜誌》第46期。

小說述：友某君年近四十，娶一宦家室女。新婚之夕，發現女左掌斷二指。蓋女家中落，爲撫老母孤侄，入棉紗機廠做工，自早六點至晚九點，中間半小時午飯。廠內督工爲華僑對工人甚凶殘，女因拭機器意外被輾斷兩指入醫院二禮拜，無賠償而被開除離廠。其母病，令彼成婚也。余因其事甚慘而記述之。

《昭二娘傳》

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54期。署「阮伯學先生越文原著，著岩丁嘉說譯」。原文似載於《南風雜誌》第33期，譯者誰氏待考。

情節謂：作者於茶店見昭二娘抱兒乞食，其友爲述昭二娘事。二娘爲富貴家女，父兄早亡，母不知教育，任其放縱。母死，女因未婚懷子，被逐出族，流落街頭，後嫁一店夫，以乞食渡生。作者以此感歎幼年教育之重要。

《南風雜誌》所刊載之漢文小說，除上各種外，又有《羽蟲角勝記》一篇（刊於第109期，與《新傳奇錄》同名作品文字有所不同，故單列），及笑話一則《三懶漢》（刊於第122期），今亦彙錄出版。另雜誌曾選刊《新傳奇錄》、《雲囊小史》，以上二種原有單行本，刊本正可用以參校，故附於本集後，而具體情況，各見其提要。另《南風雜誌》曾全文刊有《桑滄淚史》一種小說，亦有抄本單行，今故置於集末。